

竹子。老竹表面布满黄斑，如金子的色彩。竹子粗壮，一人只扛得动一根。竹艺工匠将楠竹锯成段，剖成蔑，划成条块，做成了竹桌竹凳，摆在屋子里，横成行，纵成列。

讲堂开学了。书院门上，悬挂着君风书院四个字。不是刻在木板上，也不是凿于石头上，而是刻在竹面上。楠竹之粗，内空之广，可比木质水桶。当地确实有人用楠竹为水桶。竹壁为桶墙，竹节为桶底，其优越性是比木质水桶轻便，而且锯竹即成，制作简单。可是过去却没有人想到做门牌。唐瑜想到了。将巨竹一剖两开，取其一半，保留竹皮，阴文刻于竹面，隶书体，苍劲古朴。竹为门牌，寓意竹未出土先有节，到凌云处亦虚心，隐喻出君子之风。

开学几天，两名道士进入桃花庄。唐瑜一看，是朱允炆和程济。他上前拥抱着朱允炆：等得我好苦啊。君从何处来？唐瑜发现少了两人，问道：应能、希贤呢？

朱允炆说：在贵州刻写了讨棣檄文，转移朝廷视线，我暂且避往福建宁德，而后转道云南，进入佛教寺庙。四人同行，目标仍然较大，所以又减了两人，分散行动。得知你奉命宦游川东，监视于我，我便特意入川，投案自首。

唐瑜以手捂嘴，嘘了一声：你并没犯罪，说什么投案自首。你就在凤凰观暂居，静观其势，从长计议。

朱允炆感激涕零，说谢谢你的大恩。只是我的妻儿，不知流落何处，不知是死是活。

唐瑜说：上苍定会眷顾他们，终有团聚之日。

朱允炆在凤凰道观留驻一阵，移居石全寨的日月石宫，潜心研究巴人文字。时有一年，唐瑜提醒他投身香炉山道观隐藏。又是一年，提议他再次转移，前往龙滩钟山。朱允炆爱上了这个风水宝地，利用随带银两，修建寺庙，改行佛教，隐蔽身份。他自我解嘲，我时而为僧，时而为道，三教合一，狡兔三窟啊。

君风书院首次迎来院试。一二名，出自君风书院的学子，一鸣惊人。朱允炆赶到书院，送来贺辞。

就在这天，传来消息，朱棣驾崩。

朱棣为消除边患，劳师远袭，亲征漠北，长途跋涉，远及答兰纳木儿河，然而没有发现目标——阿鲁台及其大军。据抓获的谍兵透露，阿鲁台探知明军将至，早已率军逃遁。朱棣悻悻然率部无功而返，还自圆其说：古王者治夷狄之道，驱之而已，不穷追也。吾宁失有罪，不欲重劳将士。他说这话时的地点，就是今天的蒙古国东部哈拉哈河东部鲁木儿根河。七月七日，明军抵达清水源。一堵岩壁，高达数十丈，横亘在朱棣面前。他想，那不是上苍给朕建造的万世丰碑吗？不在上面记下朕的丰功伟绩，昭告天下，实为可惜。今后远征漠北，无疑是下一个皇帝的事了，自己一生五次亲征，解除后顾之忧，实在是前无古人之举。即命随行的内阁大学士杨荣和金幼孜，在岩石上刻写纪行，将他一生壮举，记录在天地之间，说：使万世后知朕亲征过此也。进而复谕杨荣：东宫涉历已久，政务已熟，朕回京后，军国重事，当悉付裁决。朕惟忧游暮年，享些安年余福罢了。可是尚未“朕回京后”，就在当日，死于榆木川，就是今天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三道沟林场。还好，驾崩于自己的国土之上，没有作异国之鬼。他在弥留之际，不忘传随行英国公张辅入内，嘱咐传位朱高炽。

师傅说：朱棣驾崩，朱高炽初登大宝，既忙于父皇的丧葬，又忙于朝政，没有多大兴趣抓捕朱允炆这个早已失势的堂兄弟。可以松口气了。

桃花源虽然是个世外桃源，但不在前河岸边，稍嫌偏僻。唐瑜在南坝场楠木溪新置房屋，挂牌君风书院分院，开班授业。

（选载完毕）

还派了武官王清到川东巡捕朱允炆。他们一行就到了江苏吴县鼋山普济寺，隐藏一段时间，又转移云南、贵州偏僻之境，在石壁上写了声讨朱棣的檄文。那是用巴人文字书写的，一时还无人能够辨识，所以被称为天书。引起朝廷怀疑，然而锦衣卫赶到那里，朱允炆早已溜之大吉。这些年，我教了他一些防身武术，对付三两个锦衣卫，不在话下。

师傅问道：你在川东，除了暗中保护他，还想做什么？

唐瑜沉思片刻，说想开办书院，从事贫民教育。

师傅击掌道：此乃义举，我当助之。

唐瑜想了想说，我开办书院，以传授四书五经、数理、自然为主，武术、绘画、书法为辅，也适当插入道教和佛教。儒家治世，佛家养心，道家修身。

师傅说很对。过去的教育，面太狭窄了。

唐瑜说，科举考试，只注重经史，不注重数理，失之偏颇。办学兴教，不能唯科举。

正是。师傅说，平心而论，朱允炆重文，如果他不被朱棣取代，无疑文化更加昌盛。文兴则国兴，可能照样是个好皇帝，甚至更好。

是啊。朱棣登基，那么多前朝旧臣，明知朱允炆大势已去，无力回天，但仍然把朱允炆视为心中的皇帝，不惜宁死一死报君王，无非是朱允炆重用文臣，让他们扬眉吐气……其次，他们觉得朱允炆年纪尚小，如果不是朱棣发难夺位，他会逐渐成熟，说不定比朱棣干得更好，成为仁君。说到这里，唐瑜突然意识到祸从口出，将话题转移到办学上来。

师傅也不再评论朱棣，说凤凰观上，也可作为学生习文练武之地。

唐瑜说，对。要培养文武双全之君子。并非那种不堪一击的谦谦君子，而是文可以治世，武可以安邦的侠之大者。请师傅为讲堂取个名字吧。

师傅思考了一下，说，叫训君讲堂如何。

唐瑜想想，说，似乎容易犯上，皇上会猜疑我们在培养君主，有策动谋反嫌疑。

师傅说，慎终如始，则无败事。取名忠君讲堂，皇帝就高兴。

唐瑜仍不满意：忠君，容易误导盲目忠君。方孝儒那种忠君，害人害己。如果是商纣王那样的昏君，秦始皇那样的暴君，则不可忠，只可废。

师傅突然眼前一亮，说：君风书院，如何？

唐瑜一拍大腿，说太好了。这就不会让皇帝不高兴了。还是师傅厉害。

师傅说，有你的启发，才茅塞顿开。

唐瑜说，我的名字是仙人投梦取的，这个书院雅名是师傅取的。你是不是给我取名那位仙人？

师傅爽朗大笑，说：我可不敢贪天之功为己有，也不敢保证这个名字无懈可击。

唐瑜说：即使别人找出瑕疵，也跟我的名字一样，瑕不掩瑜。

师傅拍拍唐瑜的肩膀，又是开怀大笑。唐瑜也开心地笑了。

师傅似有道不完的话，又说：皇帝就希望臣民有君子之风，他便于统治。你何时开办？

唐瑜说，说办就办。庄上有空余房屋几间，可做宿舍与课堂，无须另外修造。只需打造一些桌子凳子，花不了大钱。如果真的开办起来，我就怕你到别处去了。

师傅说，除了羽化登仙，才到别处。古语云，少不入川，老不离蜀。我老了，真的不想离开蜀地。

唐瑜说蜀在川西，也不在这里呀。

师傅说巴不离蜀，蜀不离巴。

桃花源的楠竹林里，伐倒了一批老

大隐唐瑜



□杨云新

那门人通过唐瑜的言谈举止和不俗的气质，心想这人一定有来头，莫非就是朝廷派遣寻找张三丰的胡濙。他说：施主，此观没有张三丰。

唐瑜也不强行闯关，说谢谢。

正说着话，师傅已临门迎候。师徒坐在殿内，师傅说，你出朝廷，看似归隐林泉，但肩负重任。

唐瑜说，我本意是辞官归隐，可是朱棣又给我个庙堂之外的差事，就只好顺水推舟。我是享受俸禄的人，不能明目张胆地对抗朝廷。

师傅说，对，要善机变。像方孝儒那类人，抗节不屈又怎样？不但灭九族，还灭十族，这是对亲戚朋友不负责啊。至于你这次的差事，对不起呀。

唐瑜说：师傅不赴朝廷，决不勉强。我真想像你这样，天马行空，自由自在。不过朱棣对兴旺道教是倾尽国力，在武当山兴建道观，并且铸金殿。不知他是冲着道教来的，还是冲着师傅来的。

师傅说，是为保他的皇位宝座而建。那是引蛇出洞，让我现身啊。我才不会呢。他派遣三十万大军修建武当道观，自诩为真武帝，这哪里是无为而治，哪里是不争之德？他的兴道之举，实乃违道之实。那寻找我的胡濙，在武当山与我擦身而过，他哪能发现我，我却发现了他。看来朱棣此身并无道缘。不管什么教，有贡奉诸神，珍藏经书，早课晚课，安息下榻之所，足矣。正所谓室雅不须大，花香不在多，陋室生辉嘛。

唐瑜说：师傅点拨，我对道有了新的领悟。另外，他亲征卫国，偶尔为之，尚属可嘉，但不在朝理政，掌控全局，数次亲征，则是顾此失彼，此非一国之君之本分。

是啊，你说得对。他那是本末倒置。他那样疲于奔命，必然折寿。师傅说。

唐瑜无语。师傅又说，不过，他开凿运河，编修《永乐大典》，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。但是他篡改《明实录》，弄虚作假，自我标榜，贬损别人，有违君道。师傅停顿一下说：他派你来请我，有何文书？

唐瑜说：既然师傅提到文书，那我就给师傅看。说完，他从行李包中取出了文书，献给师傅。师傅展开，浏览下去：真仙张三丰足下。朕久仰。真仙渴恩亲承仪节。当遣使致香奉书。真仙道德崇高，超乎万有，体合自然，神妙莫测，朕才质疏庸，德行菲薄，而至诚顾见之心，夙夜不忘，敬再遣使，谨致香奉书处，请拱俟，云车鹤驾，惠然降临，以副朕惓惓仰慕之怀，特命唐瑜请。

师傅淡然地说，别看他言辞谦逊，恭敬有加，礼贤下士，但我一旦成了他的臣子，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师傅把文书还给了唐瑜。他说要是投机分子拿到这样的文书，定要如获至宝，珍藏炫耀。

唐瑜把文书放回行李包，以备将来向朝廷交差之用。

话题转向朱允炆。

师傅说，他与程济、杨应能、叶希贤，离开凤凰山已一年有余。在凤凰山时间过久，担心夜长梦多。据悉，朝廷